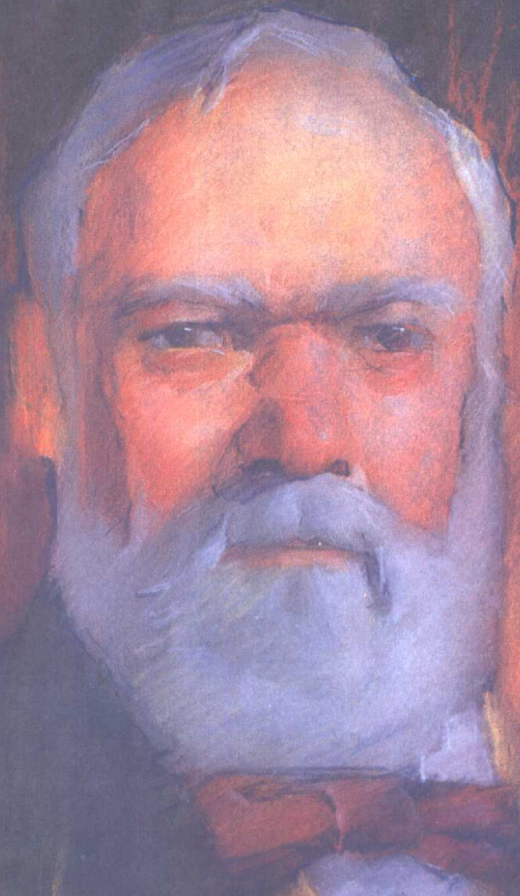


王大鐵鋼國美
傳基內卡

譯雲逸許



行印報日華中

511
D21
680

四三一之書叢種甲 報日華中

ANDREW CARNEGIE

傳基內卡

著生裘・蘿拉卡

譯雲逸許



行印 報日華中

HT

1992年 3月 3日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二六〇六號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日報甲種叢書之一三四
卡內基傳

定價：新台幣八〇元整

譯作人：許逸雲

發行人：詹天性

發行所：中華日報社出版部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一三一號

電話：五六三〇七八〇

郵撥：〇〇〇二二五〇一九

印刷所：億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文化南路四七巷二六號

電話：(〇二)九七三七三八五

目 錄

一、蘇格蘭少年	1
二、貧窮	14
三、美國	29
四、發送電報的少年郵差	43
五、電信技師	57
六、戰爭	73
七、鐵	86
八、鋼鐵	99
九、人才	112
一〇、勞工	129
一一、退休	138
一二、財富	151
一三、和平	163
一四、理財者的理想	172
後記	178
卡內基年譜	182

一、蘇格蘭少年

安多烈·卡內基雙手靠在窗沿上向外張望，天上的雲朵已漸由灰黑轉呈淡白，再不多時，雨勢將止。這位渾身漾溢著活潑氣息的小伙子，由於期待和興奮，兩頰上渲染著紅潮，而且正不斷的擴散，使整張臉都呈現著一種飽滿的豐潤。

雖是週日，蘇格蘭的法姆林地方卻竟日霪雨，使安多烈無法獲准出外玩耍，悶了一整天，此際他自窗口轉過身來，精神大為振奮，想窺探母親的心意。

家人都已用畢晚餐，母親正靠著座椅，雙手交叉抱在胸前，父親威廉·卡內基則在暖爐旁閱讀。往常樓下手織工廠中的織布機總會發動規律而單調的聲響，一逕傳送到二樓起居室中，但今天卻寂然無聲。安多烈正待開口，樓梯處卻傳來一陣咯噔咯噔的腳步聲，並摻雜著熟悉的笑語。

「唷呵，有人來囉，我去開門！」安多烈三步併作兩步，飛也似的來到門口，拉開門門。

「是威林舅舅和愛特肯舅媽哩！」

「他們怎會在這種日子來呢？」

母親吃了一驚，趕忙起身迎接客人，房間裏頓時充滿了熱鬧的氣氛。

「嘿，有我的禮物嗎？」

安多烈仍立在門邊，向屋內伸頭探腦，頑皮的笑臉帶著期待。

「一點規矩都不懂！」

母親呵斥著瞪他一眼，隨即轉向威林舅舅和愛特肯舅媽。

「別理他，都是被你們寵壞的。來，坐下，我們今天整日待在家裏呢！」

安多烈幫著父母把椅子挪到暖爐旁，發出磨撞的嘈雜聲響。大人們一就座便暢敘近情，天南地北的談起來，安多烈插不上話，只好無所事事的東張西望。

突然，眼前一亮，他看到舅舅凸出的口袋，對禮物的強烈渴望使他無法稍

待便脫口而問。

「舅舅，你口袋裏裝著什麼？」爲了避免惹母親斥責，他自認得體的又補上一句。「我好像從沒見過這東西——當然，我知道這不是要給我的。」

「哈哈，你說對了，這不是給你的，不過你可以看看，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讓你們看看這東西。」

舅舅邊說，已從口袋裏掏出安多烈素所未見的物品，這是拇指寬的兩根木軸，其上捲著六十公分長布。

「我和愛特肯計畫在美國，目前情勢已很明顯，機器紡織比手工織布成本低廉，新廠正不斷擴建，手織品的需要量將迅速銳減，景氣不可能再好轉。所以我們決定赴美闖闖，新與國家必有許多工作機會。湯姆·荷根和我想法一致，他也要帶家人同去。喏，你們看，我們就準備住在這裏。」

舅舅展開方才那塊布，鋪放在餐桌上，原來是一張地圖。

安多烈倚在舅舅身側，好奇的注視著眼前古怪的玩意兒，當他看到上面僅有一些不規則的圖形和錯綜的線條時，不禁大爲失望，難過得將臉撇向一邊。

這時父親開口說道：

「但是威林，這裏的情況並非如你所說的那麼嚴重呀！」

「唔，即使沒那麼嚴重，也並不怎麼好啊，何況景氣可能日形蕭條，不如趁現在就去美國。我勸你也這麼做，在這兒謀生已日益艱難了，威廉。」

「怎麼會呢？」威廉·卡內基暗自納罕，他想到自己愛不釋手的工作，以手藝純熟的織就華錦美緞、餐巾的工作。威廉·卡內基習於將手下四名織工連同自己所編織的餐巾，拿到愛丁堡或倫敦賣予商人，通常都能賣到相當好的價錢。他還想到目前所居住，近雷德公園的這幢二樓房屋，雖然仍嫌狹窄，但比起安多烈在一八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生時的陋巷小屋，已經改善許多。威廉·卡內基覺得自己工作順利，對所僱用的織工也有責任，因此他斷然的說：「絕無可能，我不會離開這個家的。」

安多烈的母親靠在餐桌旁，以一肘支頤，愛特肯舅媽則用手指在地圖上比劃。

「賓州的匹茲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此處有很多工作機會，我們將會隨著

該區的日益繁華而發展。」舅舅補充的說。

「什麼時候出發？」威廉·卡內基仍是將信將疑的問。

「下週三在格拉斯哥（蘇格蘭西南部的港都）上船。」

「船票我們已經買好了！」舅媽並說：「希望你們也能來，屆時若想轉換新環境發展，來信告訴我們，我會寄船票回來。」

瑪格麗特·卡內基在別人說話的當兒，已準備好茶杯，和擺著糕餅的小盤，再將泡好的茶送到餐桌前，這時威林舅舅正在收拾他那看似十分重要的地圖。

「我們要去美國嗎？」安多烈注視著糕餅，舐了舐嘴唇，問道。但是這對安多烈而言並非要事，美國有什麼好，哪裏比得上蘇格蘭？當父親回答不想赴美時，安多烈真感到異常高興。

※ ※ ※

自舅舅、舅媽抵達美國以後，安多烈變得喜愛發問。

「美國爲什麼是很重要的國家？」

「美國怎麼去呢？」

「美國和法姆林有什麼不同？」

「舅舅會住在什麼樣的房子裏？」

安多烈也常詢問他最喜歡的喬治·勞達姨丈，勞達姨丈正如典型的蘇格蘭人一般，極為重視獨立，具有人人平等的強烈信念，因此姨丈對於美國正在嘗試的共和政治很感興趣。姨丈常說美國偉人如華盛頓（美國第一任總統）、富蘭克林（美國的政治家、科學家、作家）、傑佛遜（美國第三任總統）等人的故事給安多烈聽，並將珍藏於相簿中的偉人照片拿給他看。

瑪格麗特·卡內基的姊姊，也就是勞達姨丈的妻子，在小喬治出生後兩年即過世。

安多烈最愛到姨丈開的食品店，和喬治一起坐在馬鈴薯或洋葱袋上，聽姨丈說蘇格蘭的英雄故事。他最崇敬的英雄是華萊士和布魯斯。五百多年以前，愛國英雄華萊士率領蘇格蘭軍隊和英格蘭的軍隊作戰，首戰獲勝，其後的戰役卻屢次敗挫，華萊士被迫亡命法國，但旋遭部下背叛，縛交予英格蘭，正值英

年即受刑而亡。

此後蘇格蘭的獨立戰爭就由布魯斯繼承，他在一次著名的戰役中完全殲滅英格蘭軍隊，受蘇格蘭子民的擁戴爲王，其後維持十年以上的獨立，這個時代是蘇格蘭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勞達姨丈時常念柏恩斯（蘇格蘭詩人）的詩，和司各脫（蘇格蘭小說家）所寫的故事給他們聽，以至已到他們兩人都能熟記的程度。姨丈也會讓他們站在椅上高聲朗誦，經過的鄰居都深感興趣的站在門前聆聽，安多烈對於這些免費聽衆也極表歡迎。

有時，安多烈和喬治會扮演古人，演出歷史上的著名事件。

三人同去森林散步時，勞達姨丈除了講述歷史，也把一些自然常識傳授給少年們，姨丈有時蹲下來解說花草，有時則止步傾聽婉轉悅耳的鳥啼。

回到家中，安多烈便把姨丈告訴他的歷史故事和自然常識轉述給母親聽，同時提出種種疑問，其中也有母親無法回答的問題，加上安多烈八歲時弟弟湯姆出生，母親比從前更爲忙碌了。

安多烈尚未就學，父母向來認為應等孩子真正想念書時再送他入學，而現在，是否時候已到？瑪格麗特·卡內基於是到校長兼老師的馬丁先生處商談。

「馬丁老師，安多烈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已使我無法回答，你能見見那孩子嗎？我想老師和他談過話以後，他會非常喜歡去學校上學的。」

「唔，改天我帶他去修道院散步吧。」

翌日，馬丁老師和幾名少年，一起來到卡內基家的門前。

「要不要一起去修道院散步？」老師和善的問，安多烈的藍色眼睛燃著異彩。

「哇，好棒哪！」說著蹦蹦跳跳的來到老師身邊，一同前往修道院。

所謂的修道院是一座八百年前建築的古老教堂，院中柱上雕有華萊士、布魯斯的肖像。修道院側旁是古代宮殿，和蘇格蘭歷任國王、英雄們的墓居。法姆林在蘇格蘭為獨立國的全盛時代為首都，如今修道院和宮殿的一部分已成廢墟，兒童們被禁止在此遊戲。馬丁老師告訴安多烈此地昔日的歷史，並回答安多烈所提出的各種問題，使這次散步更為有趣而充實。

「每當我有話要問父親，他總說：『待會兒吧！』……」，安多烈停了一下，又說：「我知道，他是爲了織布賣錢才如此忙碌。」

「啊，這也難怪。」馬丁老師微笑著說：「你父親是法姆林首屈一指的織工，自然較爲忙碌，恐怕多半的時間都消磨在紡織機前吧？」頓了一下，老師凝望安多烈，又說：「如果你想解開心中的疑問，讀書是最有幫助的，只要能識字，便可直接向書本請教呢！」

「在學校能夠學會讀書識字嗎？」

「嗯，是的，學校成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教學生讀書識字。」老師立即回答。

安多烈一連幾天都在反覆回想馬丁老師所說的話，他渴望讀書的欲念也與日俱增。

終於，他開始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上學了。

安多烈的記憶力奇佳，沒多久，馬丁老師桌上的書，他已能大致看懂，安多烈體會了讀書的樂趣。

但是學校生活也有令他痛苦的一面，安多烈很少在規定時間以內抵達學校，馬丁老師爲此深感苦惱。

安多烈並非偷懶賴床，而是爲了清晨要去鎮上的公共水井汲水，這項工作對母親有極大的幫助，忙碌操勞的母親需要一個幫手。

滿溢的水桶既重，自水井回家的路程又長，儘管安多烈一放下水桶就撒腿快跑到學校，他仍然遲到。

「唉！你又遲到了。」

每次馬丁老師總是無奈的歎氣，由於母親再三叮囑安多烈要謹聆訓誨，所以他從未爲己分辯。

一日，安多烈在水井旁待了更久的時間，將水桶放下後，立即一口氣的跑到學校，卻仍然遲到許久。馬丁老師手執教鞭，似乎決心要教訓這個愛睡懶覺的孩子了。

「老師，我遲到是因為我必須幫母親取水。」

安多烈氣喘吁吁而著急的說。

「而且水井旁邊有很多人排在前面，我也是拼命跑步來上學的。」

「你應該提早取水，這樣絕不可能來不及！」

馬丁老師毫不放鬆的指責。

「可是老師，母親不許我在夜裏起床。」

馬丁老師似乎非常驚訝，安多烈就詳細的說明原因。

「夜裏許多婦女已陸續至井邊排隊，但母親不放心我，直到天亮才讓我出門，所以我總是排在最後。而且，老師不是說不能做取巧的事嗎？我想我應該按順序排隊吧。」

「對，不能投機取巧，蘇格蘭人必須誠實正直。以後盡量早些到學校，我也不會再怪你了。」

安多烈自辛能被諒解而鬆了口氣，可是事情並未結束。由於其他同學都必須按時抵達學校上課，安多烈卻屢次遲到而不必受罰，所以一些小心眼的同學下課後就諷刺他：「喲，真是老師的好學生呢！」安多烈滿臉漲紅，但仍抑制憤怒，抬頭挺胸的離開學校。

學校生活在其他方面是悠閒適意的，安多烈和同學之間，也相處得日漸融洽。

馬丁老師桌上的書已全被安多烈讀完，老師又借來兩本書，安多烈不消多時也讀完了。

「你可以向你父親借書看呀！」

老師提醒他。

「老師是說父親借給鎮上居民的，擺在工廠書櫥裏的書嗎？」

安多烈猛然想起，興奮的問道。

「是啊，你父親一定很高興讓你念那些書。」

老師慈祥的含笑回答。

當晚，安多烈就向父親提及此事。

「噢，你已經能看那些書了嗎？」

威廉·卡內基驚訝的愕視他。

「嗯，馬丁老師的書我都讀完了。」

「好，那麼……」他的父親欣慰而滿意的走向小書櫥「有兩本適合的已經租出去了，不過這本書你也可以看看，是柏恩斯的詩集，我記得你能背誦他的許多首詩。唔，這本也不錯，是描寫蘇格蘭歷代國王的故事，也一起拿去看吧。」

這些書，使安多烈愈以蘇格蘭的英雄們爲傲，而對修道院、宮殿的光榮歷史也愈爲崇敬。

對歷史感興趣的少年，都會喜歡法姆林這個地方，就在離安多烈家不遠處，發生過種種事件，修道院的地下還安葬著瑪格麗特公主和布魯斯。

安多烈常到勞達姨丈的家中晚餐。由姨丈家返回自己家中有兩條路線，迂迴的一條在大馬路邊，有每戶人家窗口中透出的暖光爲伴，另一條便是走修道院和墓地之間的捷徑。他常邊走邊想，勇敢的華萊士是否會害怕黑暗，但他衷心認爲，華萊士在面對危險時，必定毫不退縮，他是位勇士啊！而安多烈，他也想做個勇士。

安多烈於是決定由捷徑返家，但他常因顫慄而不禁加快腳步，呼吸也轉爲